

慈濟人的生命美學

◆ 撰文 / 何日生

美，是一種忘我，一種含容，是一種感通。從生命及情感出發的純粹美感經驗，才能感通萬物，感通人我，它是人與社會生活徹底和諧交融之後的極高生命體驗。這體驗我們不能說只有人類擁有，只堪人類獨享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。世間一切有形生命，在與周遭和諧交融之後，自會創造一種驚奇之美。和諧是美，物我相忘是和諧，所以它美；山和雲的交會含融是美，雖然它們的交會之形態與時更迭；美雖然變化萬千，但其樣態卻有跡可尋。感通是美，感通萬物是美，感通一幅繪畫之意是美，感通文學詩篇之情是美，感通一個生命的經歷是美。由此觀之，美不是知識，但卻是一種理解。能夠理解感通，生命之美自能躍然於胸臆之中。

感通和理解來自何處？來自閱讀？來自想像？來自靈光乍現？抑或來自實踐？

如果在實踐中，能徹底體現「心物含融，物我相忘，情意和鳴，人我無爭，境識會通，天地交感」，那是生命之美最極致的展現。

證嚴上人看到一位年長的志工作環保，樂在其中，她就會說「美啊！」因為這位環保志工用純粹的心，為大地付出，藉由回收物品感通萬物，疼惜萬物

的心，讓上人說出美啊！而慈濟環保志工經由環保回收體會生命、物命的無價，藉由觸碰的每一個回收品，透入萬物與人的感通。他們做到證嚴上人所說的珍惜物命；眾生，應包含所有有形無形的各種生命。上人說走路怕地痛，這是一種與大地的感通，一種體會大地呼吸喘息的心靈。慈濟的各項建築四周都鋪設連鎖磚，讓大地能呼吸，能繼續汲取雨水的滋潤，這是理解大地的生命形態，一種感通大地聲息所表達的愛。慈濟人在大陸甘肅一帶建立水窖，解決居民缺水之苦。畢竟老天不是沒有降下雨水，只是人們沒有足夠的能力將寶貴的水儲存留下，潤澤甘肅百姓。以水窖留住雨水，即是人與人，人與自然之互相理解及感通。

如果西方科技理性對於美的態度是從理解著手，撥開花，分析花的美。中國人是物我合一的美，或如禪宗所言，在「啊！」驚嘆花美之際，與花合一。而慈濟人對於美的概念是照顧它，灌溉它，看它生長，從中領受花之美。那個美是無目的，或者超越個人目的，從無所求的付出之中，繁衍出的生命及心靈之美。

世人都是執著色相之美，山川大海之美可見，花香鳥語之美可覺，不朽

的樂音可聞、宏偉的建築可攀，深妙之繪畫可會，但看不見的心靈，卻有無比的能量創造美。有些人跋山涉水，飄越海洋，踏遍世界盡頭以領受自然宇宙之美，但是證嚴上人認為心靈風光最美。當上人聽到志工高明善兄弟至親至孝，風雨無阻每天陪媽媽散步，上人也會說「美啊！」因為高明善等兄弟能以至情之愛，體恤母親，珍惜親情，這是心地之美，人倫之美。當看到志工深入險境，濟助受苦的人，上人也會說「真美」。美，是一種心靈的喜悅，這喜悅是從愛及慈悲的實踐發出的。「大捨無求，大喜無憂。」這是慈濟人的生命美學。所以證嚴上人和慈濟人被《天下雜誌》選為全台灣最美的人，美的不是色相美，而是心靈。心靈之美是美感經驗最高的呈現。慈濟人在從事各種的志工活動中，歷經生命與生命感通交融，因此創造極大的美感經驗。

我們已經逐漸理解朱光潛所言，美的特質常是經由距離所創出。回憶美，因為回憶有距離；倒影美，因為距離；詩美，因為抽離所有現實的苦，所以美；繪畫美，因為醜被抽離轉化。不貼近產生美，但是這種美是不究竟的，是無法真正給予生命最豐沛的力量及臻至最終的覺醒。美不是道德，卻是一種生命的智慧及清明狀態。一位慈濟資深的幹部，法號「靜原」，她原本是從文化工作者投入慈濟，她負責許多重要的行政工作，但曾經相當的挫折，她想回到文

化工作，但是上人告訴她文化不就是文字般若，文字般若寫的再美都是假說，都是不透澈、不貼近現實的。古詩中寫柴夫砍柴很美，但是真實世界中的柴夫卻是很辛苦的。文學及繪畫所呈現的都是抽離過、過濾過，是因為距離所創生之美。但真正的生命之美是必須經歷貼近生活，在生活中造就，既能貼近又能在心靈上超越。即是佛教智慧所陳的「不即不離」，即虛而實的境界。真正在生活的煩瑣困頓中超越，才是生命究竟之美。一切的藝術只是工具，只是竹筏，是脫度之道，但不是脫度本身。

佛教之「有」和「空」，表現在一段如詩的描述裡，「一如蓮花不著水，一如日月不住空。」美感來自污濁的現實人生歷練，如蓮花之美出於污水，美不是距離，是超越，是即於境界而又超越境界。藝術創造意圖超越現實，一如從實踐的付出中真正超越苦，也為自己生命開拓一個顛撲不破的喜悅之美。新儒家大師錢穆對理想生命境界曾說：「我們都是現實世界中的俗人，亦是理想世界中的真人。」亦如人間佛教導師印順導師所強調要「即俗而真」，貼近世俗，進入世俗，以成就真如本性。證嚴法師也相信，生命之最高境界不是創作美，而是成為美，實現美。不只自己實現美，還要整個社會成為美的社會。